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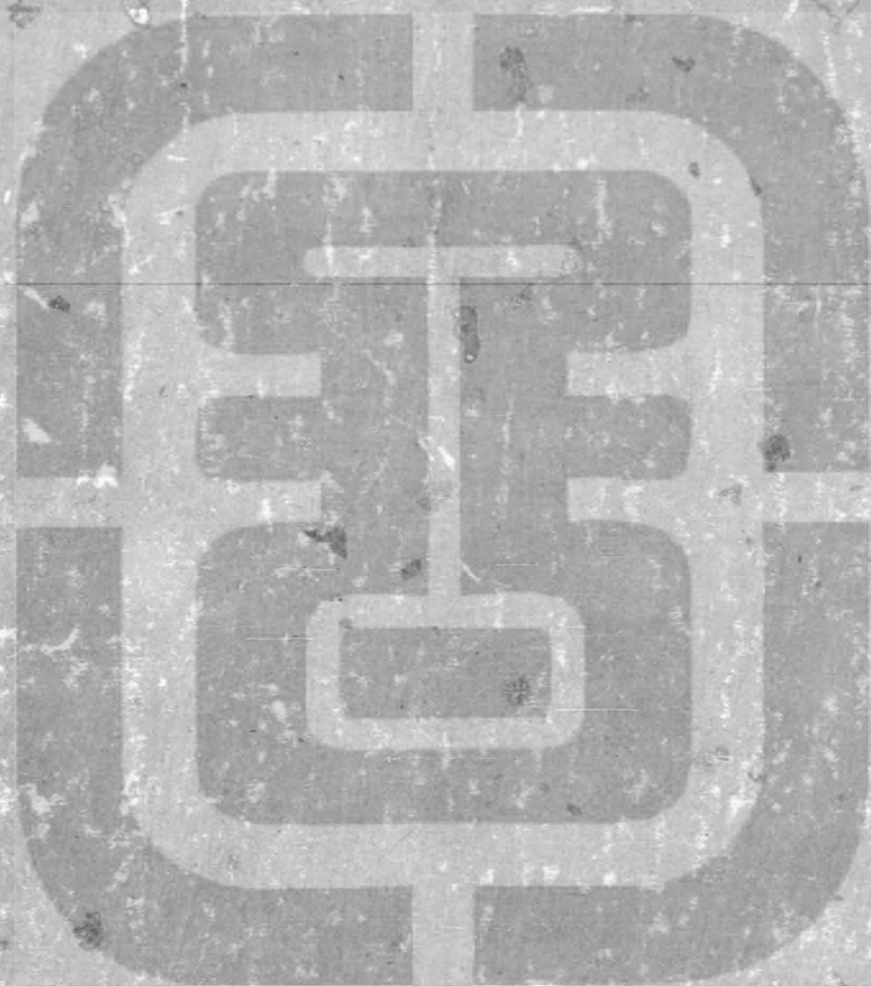
文

章

類

選

七卷
傳類



文章類選卷之七

傳類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讓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繫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
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
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
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
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騰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測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又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
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
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
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
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
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
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
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
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
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
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目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聞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

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通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姓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衲欲內園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執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又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多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發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

檐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而徵吾歎負
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
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
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
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
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
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
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
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
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易象而識物情陰陽相
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
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
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
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
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
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鸞
出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
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鏡
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
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
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成子曰見親

龍任事頡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性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
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
皆冒管城惟君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文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
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
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
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
少恩哉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濶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

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太學生何蕃傳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辛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

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幸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

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之外。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耻，從而稱之。人或笑之，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湏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洳為黃，為汙，土之散，封之，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填不可以為垞，甃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邪？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羗牧兒也。行牧且羗，二豪賊劫，特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

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
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
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
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
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竒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
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繁欲密旣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備隙宇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
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
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
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
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
知體要者欵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
勞心者欵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欵是足為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
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
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
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

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柏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

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始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

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死傷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出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己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蝮螻傳

柳宗元

蝮螻者善負小蟲也行過物輒持取印其首負之背葱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

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急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文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闕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

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
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
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
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
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
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圉人傳

司馬光

汧侯有馬悍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棄之野愛其
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
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緩急折還
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出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
屬疾之謂於汧侯曰馬人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百

金臣請代之侯遂圉人居數月馬復悍疾如故侯乃
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
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
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
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
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
逸鞭策以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
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法得於心應於手已
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
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
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
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
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
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

豐則隨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慄悍何憂哉沂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沂國大治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適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從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陳公弼傳

蘇軾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

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相延祿相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間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梅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勤至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什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
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
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
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
德贄捕之德贄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
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
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贄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
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贄通州或言華陰人
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
察出入飢寒且死公曰元昊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
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
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
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

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
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
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汭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
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
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
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
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
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掃且決公
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
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死句執僕州通
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
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
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生
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未而蠲其役凡

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公至則除之
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
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
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
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
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
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
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
又兼開拆司柴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
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
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
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月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
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嘗接伴
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澹河役

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問之即
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
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訛道周公徐問其所若命一
老兵神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今曰汝已自
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
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
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
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
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
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
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
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
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
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一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

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
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
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
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
入吾境有狄毫不如法一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
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
之讓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
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
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
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大常少卿贈工部
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
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愷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
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
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

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
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
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
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
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
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
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慙公於軾之先君子爲文
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
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
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
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
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
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
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殆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
百折人丈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
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
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
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
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
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
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舊學蓄弓箭習
騎射父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
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
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
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竒之會

瀘州蠻兄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
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
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
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
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
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
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
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
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
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
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
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
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

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亦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舡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囊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李斯夢鼠傳

陳止齋

李斯見廝鼠食不潔又犬數驚之及見倉庫中鼠食粟又不見驚嘆曰人猶鼠也賢不肖自處耳斯既相秦後為趙高所譖將刑鼠見于夢曰臣固相國之溷人也相國向哀臣臣今哀相國矣臣聞祿天下之美者有利物之功者也居天下之安者有高天下之德者也微功而饗美不德而盜安者必及禍臣雖情向豈不知巢于喙然之倉聚天下之粟其中不拯不嗾拱得而坐食充充焉而卧之好也而不往者懼禍也夫不利人而蠹有用之積者人刑之無益於世而盜惡於不睹之地者天刑之故寧憂垢以汙近危以自

懼則取多而無尤忌進而不貪臣亦計之審矣夫使天下之鳥爲鷄雀甘不繫之虫身糞懷喙鳥而驚於弓燧則人亦不得誇其肉矣使天下之鱗鱉鮪鯉數驚於舟楫因苦則人不落其鱗而俎薦之矣使天下之牛草齧而水飲不繫其芻不寢其無驚之牢則不犧矣使天下之馬亦草齧而水飲不美其秣不寢之無驚之廐則蹄不彫鬣不前鞭勒銜轡不及矣夫勇而善搏者虎也擊而善擊者鷹也人貌而言者猩猩也虎不逐豚鷹不攫雛猩但不嗜酒則天下不能幸虎之皮脫鷹之爪血猩猩而染矣故夫食於無虞之地者物之概也裸於不震之朝者士之賊也臣是以哀相國之不沒也夫秦天下之嗚然倉者也三公之裸聚天下之粟而奉之者也相公助秦虞漢東諸

侯而剝民以益其富則秦之倉六國之寢室也秦之粟萬民之脂腠也相公巢中焉拱得而坐食久矣而文誅扶蘇殺蒙恬截羣公子咸陽之市爲之累則天下之驚相公者削迹矣臣懼相公之亡無日矣斯寢甚惡矣明日具五刑以死君子曰斯豈賢於鼠哉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邕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憇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

其徒沉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
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愜元
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思弄人而言曰
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尔吾
欲誅之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
恩拒不可曰尔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
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
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
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一字恩二十餘年矣圖
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
為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率非常之
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爪加額
曰惟以必中為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
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

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
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恠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郊之西
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
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鞅時伯淵
驂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
墜馬崔尚能語曰反為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愜
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
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于
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在其
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
為不多至于表表獨見于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
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陣其罵敵不屈
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
孛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

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死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宦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况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貫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糠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冠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叔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廡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

以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戴山下獨携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迂二喪反墓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已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李永魯神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楠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

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携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文章類選卷之七

